

第一節 明代海寇與海防

一、明代倭寇的猖獗

元末群雄亡命海上成盜：元末群雄多起於東南江、淮，蘇、浙富庶之鄉，在此崛起群雄，先後有劉福通、郭子興、陳友諒、張士誠、方國珍，尤其後兩者，分別據有蘇、浙一帶。明太祖朱元璋崛起江淮，向南發展消滅張士誠和方國珍，底定江南建都南京，由此擴展翦滅群雄，建立大明王朝。張士誠和方國珍之餘黨，多遁逃亡命入海，與海上的盜寇為伍，於東南沿海行劫掠奪，成為明代一大禍亂。金門為海疆交通要道，也成為倭寇侵擾之鄉。

（一）日本南北朝之爭的浪人：

在日本史上介於鎌倉時代和室町時代之間，約當中國史上元英宗三年至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間（公元 1333-1339 年），此為日本南北朝時代，武家掌握大權，干涉天皇行政與繼承大權，在後嵯峨天皇（公元 1243-1246 年）之後，日本皇統分成了「後深草天皇」其後稱「持明院統」，與「龜山天皇」其後稱「大覺寺統」兩系。彼此互爭皇位不已，幕府居中操控，使兩統迭立。但權力若沒有制衡機制，則甚難駕御，兩派因之鬥爭不絕。「大覺寺統」之後醍醐天皇，因不滿武家干政，而有消滅幕府計劃，不料事機洩漏，皇室勢單力薄，演成長期戰亂。後由北朝大將軍足利義滿統一，建立室町幕府始結束亂象。從後醍醐天皇遷往吉野開始，到後龜山天皇還京都，把神器授與後山松天皇為止，凡五十七年（公元 1336-1392 年）日本朝廷分為南北兩朝，連同各地諸侯爭亂不絕，最後南朝勢力衰敗，而有不少失敗政客流浪中國沿海為盜。

（二）中國奸民勾結海盜：

明代洪武初年便有倭寇出沒沿海島嶼，於蘇州、崇明及山東浙江沿海，打家劫舍到處侵擾。明太祖一方面嚴申海禁，禁止沿

海居民私自出海，另一方面於沿海要地設置衛所，籍民為兵，防禦倭寇侵擾。明初日本幕府足利義滿，暨地方諸侯源達義，曾遣使入貢與明修好，而於浙江、福建、廣東三省設有市舶司，作為中日互市港口，惟當時中日互市關係複雜，來者有商人、政客、寇盜等類，常與中國地方奸商莠民勾結，而發生彼此侵吞行賄之舉，由商業糾紛，而釀成擾殺劫掠行徑，再演成寇亂。在明世宗嘉靖二年，波寧市舶司的商人，因爭奪市場而起寇亂，竟殺死備倭都指揮使，而使事態擴大，明王朝為此而悉罷市舶司，但並不因市舶司之罷設，而斷絕倭患，反而因缺乏管理，日倭與奸民勾結，使倭患愈演愈烈。

（三）明王朝吏治腐敗官吏與倭寇勾結：

來中國的日本商人份子複雜，亦商亦盜，除與奸商莠民勾結外，亦往往賄賂市舶司的太監，暨地方官吏豪門，相互勾結，通同作弊，一旦發生商業糾紛，錢貨被腐吏或豪門侵吞，心憤不甘，又因是違法交易，而告官無門，得不到法律保護，便挺而走險，糾結中日莠民出沒海上為寇，恣意報復劫掠。由於明王朝政治昏暗吏治腐敗，官逼民反，有許多失業流民、不得志知識分子，亦加入倭寇行列，做為倭寇的嚮導，甚至也有當倭寇的領袖，僭號稱王，如汪五峰、徐碧溪、毛海等類。倭寇因之聲勢擴大，騷擾東南沿海各地，而真倭與腐吏莠民揉雜難辨，使清剿倭寇十分困難。嘉靖二十五年右副都御史朱紈巡撫浙閩的調查報告書：「去外盜易，去中國盜難；去中國群盜易，去中國衣冠盜難！」¹一針見血直砭要害。朱紈曾鐵腕執行捕盜，斬首通番腐吏豪門九十多人，激起倭寇宦官豪門為之大譁，群起抨擊朱紈之舉。朝廷昏聩不察，以「注措乖方，專殺啟釁。」²將朱紈下獄判罪，朱紈憤而自殺。朱紈一死，倭患肆意橫行，劫掠東南海沿各地，最後幸賴戚繼光、俞大猷兩位名將，始克將倭患平定，惟明王朝元氣也因之大傷。

二、明代海防的策略

明代倭寇猖獗，源自日本失意武士、浪人及商人，和中國奸民腐吏的勾結而擴大，起自元末即騷擾我國沿海各地，明代尤為猖獗，成為東南沿海一

¹ 陳致平《中華通史七冊》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編印 p2185

² 同上註

大禍患。明初曾與日本通使，於浙江、福建、廣東三省設市舶司，以羈糜外商消除倭患，詎料，未見成效。明太祖轉而積極防制海倭侵患，依湯和、方鳴盛之議：

第一道措施在浙、閩沿海選擇要地，設置防倭衛所，禦之於海上，不使進入陸地劫掠焚殺。所謂「倭海上來，則海上禦之耳，請量地遠近置衛所，陸具步兵，水聚戰艦，則倭不得入，入亦不得薄岸。」³

第二道措施籍民為兵，即選民為兵，類似寓兵於農，按明代衛所兵制，選民編入軍籍，世代為兵，平時屯墾守衛，有事則赴任禦敵。有關選民為兵方式，當時規定民每四丁或三丁選取一人入軍籍，就地守禦無勞客兵。湯和傳載：

「近海民丁四籍一，以為軍戍守之，可無煩客兵也。帝以為然，和乃度地浙西東並海，設衛所城五十有九，選丁壯三萬五千人築之……踰年而城成，稽軍次，定考格，立賞令，浙東民四丁以上者，戶取一丁戍之。」⁴又洪武實錄載：「命江夏侯周德興往福建，以福、興、漳、泉四府民戶，三



圖 2-4-1-1 金門千戶所與巡檢司分佈位置

³ 《明史》卷一百二十六〈列傳十四〉台灣商務印書館百衲本二十四史 p1433

⁴ 同上註

⁵ 黃中青《明代海防的水寨與遊兵》文化大學史研所碩士論文 1966p24

丁取一，為緣海衛所戍興以防倭寇。其原置非要害之所，即移置之。德興至福建，按籍抽兵，相視要害可為城守之處，具圖以進，凡選丁壯萬五千餘人，築城一十六，增置巡檢司四十有五。」⁵

綜上所述，可清楚看出明代的海防體系，是以海上之戰船巡邏，陸地之巡檢為報警，配合衛所城之兵力，所組成一套海防之防禦體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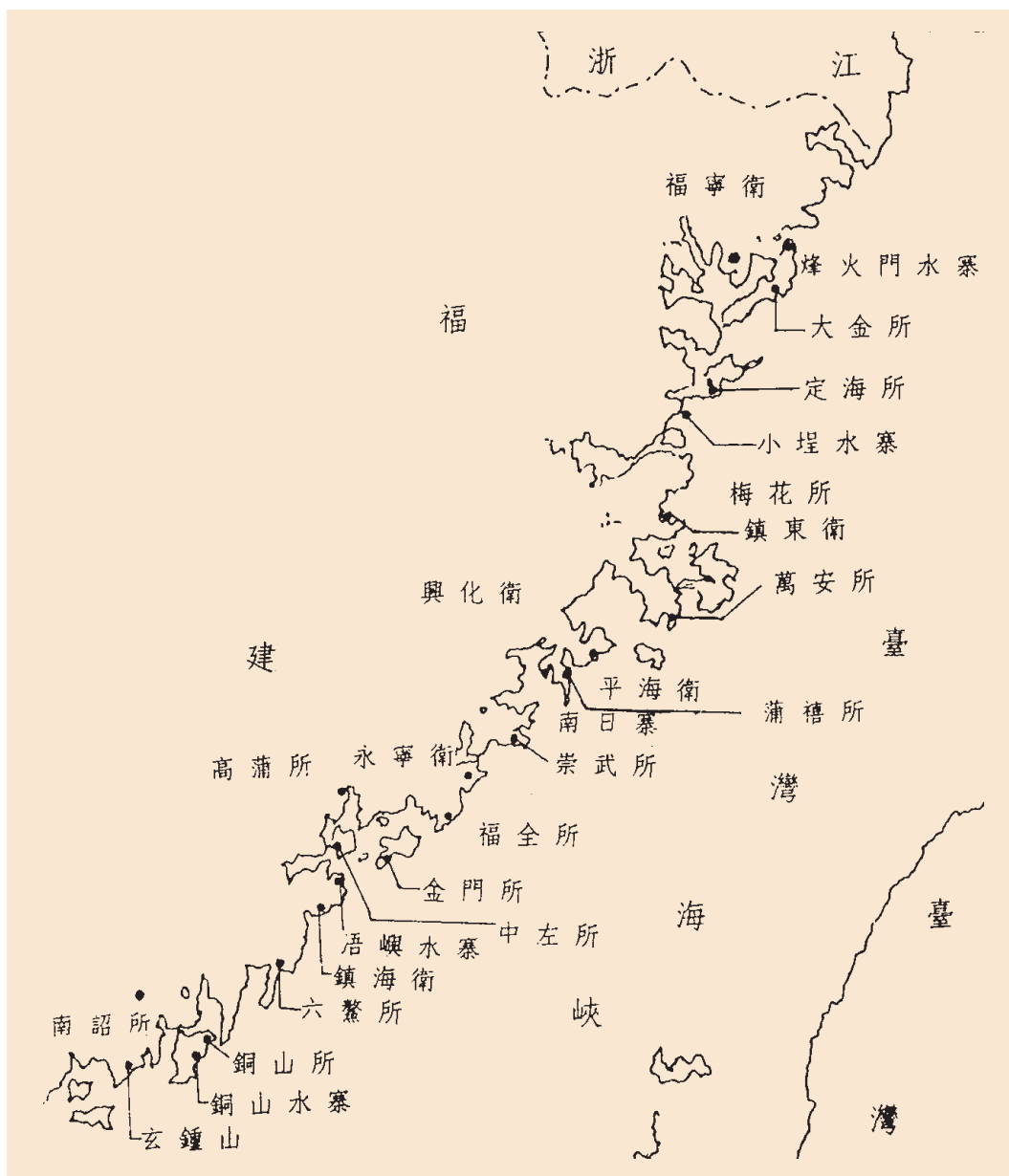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2-4-1-2 明代福建沿海衛所與水寨分佈位置

第二節 金門城營造

一、金門城營造背景

金門為福建沿海一個小島，其地位的升起與中國政治文化南遷，和福建開發有密切的關係。福建自唐末五代之後，因地處東南，遠離中原戰亂，水利興修，農耕開發，產業興起，加以世界性的海上貿易也已形成。福建為沿海航路樞紐之地，北向達京津、日朝，南向達呂宋、安南、占城、馬來半島，遠及印度、阿拉伯、波斯等地，都於此地為轉折。隨著宋室南渡，政治文化重心南移，泉州取代揚州和廣州，萬商雲集地位躍升，帶來世界各地宗教信仰和文化，被譽為「東方第一大港」、「世界宗教博物館」。金門位處泉、漳之間，為閩南海上交通樞紐，地勢險要，扼泉、漳門戶，關係東南沿海的安危。明洪武二十年派江夏侯周德興抵福建備海防倭，周德興相度形勢，在今日金門城設立「守禦千戶所」，並置峰上、官澳、陳坑、田浦、烈嶼等五處巡檢司，另有煙墩桿寨多處，防禦倭寇的騷擾。

有關金門城的營築情形據史書文獻記載：金門城營築時間，《滄海紀遺》載：「金門所城建於洪武二十五年。」⁶但《金門志》、《金門縣志》均載：「金門所城建於洪武二十年」。查《太祖實錄》卷一八一「洪武二十年四月戊子條」載：

「命江夏侯周德興往福建，亦福、興、漳、泉四府民戶三丁取一為緣海衛所戍兵以防倭寇，共原置軍衛非要害之所移置之。德興至福建，按籍抽兵，相視要害可為城守之處，縣圖以進凡選丁壯萬五千餘人，築城一十六，增置巡檢司四十有五，分隸諸衛以為防禦。」⁷

又據《太祖實錄》卷一八八條「洪武二十一年二月己酉條」載：

「置福建沿海五衛指揮使司，曰：福寧、鎮東、平海、永寧、鎮海。所屬千戶所十二，大金、定海、梅花、萬安、莆禧、崇武、福金、金門、高浦、元鰲、銅山、玄鍾、以防倭寇。」⁸

⁶ 明洪受《滄海紀遺》〈建置之紀第二〉金門文獻委員會編印 1990.06 出版 p.5

⁷ 李國祥等編《明實錄類纂福建台灣卷》武漢出版社 1993 年 p465

⁸ 同上註 p338

綜合以上諸說和工程規模期限，以建於洪武二十年，迄洪武二十一年完成，較為合理，《滄海紀遺》所載恐誤，致於金門鄉人為便記述多以洪武二十年言之稱便。

二、金門城形勢地位

由今日所城的城垣遺址觀察，建於南盤山臨海處，南盤山地勢不高與其北方的太文山地脈相連，至此若高台臨海，東、南、西三面，坡勢較陡，易守難攻，縱目海疆，萬頃波濤盡入眼內，海商盜寇船隻，海上航行，一目了然，位居監控位置，為海上軍事綽韞要地，與漳江口之浯嶼，對岸之海澄和鎮海成犄角之勢，戰略地位重要。故周德興相地要害，於此臨海險峻要地構築城寨，自是「固若金湯，雄鎮海門」名之為「金門」，一點也不虛。明代倭患的平定，泉、漳兩地的安危，與金門所城的鎮守關係重大。清莊光前海防論：

「金門舊城，在原金門所，高聳臨江，目極東南，為備海要地，後以所城稍圯，移駐總鎮署於後浦。夫兵以衛民居，金門則一望瞭然，賊船不敢過境。」⁹殊見金門城戰略地位的重要，向被譽為「泉漳門戶，海疆重鎮」。

三、金門城的規模

明鄭與清之戰，金門所城為兵家必爭要地，幾度易守迭遭戰火洗劫而慘破不堪，迄清康熙二十二年鄭氏王朝滅亡，金門為清兵底定，因兵連禍結，城垣毀圯破敝，今日金門城僅存殘址遺跡，幸有《金門志》詳載：

「周德興築，周六百三十丈，基廣一丈，高連女兒牆二丈五尺（府志注，高一丈七尺）窩舖三十六。外環以濠深，廣丈餘。東西南北四門，各建樓其上，永樂十五年，都指揮谷祥增高三尺，併砌西北南三月城（府志作砌西、北二月城）。正統八年，都指揮劉亮，千戶陳旺，增築四門敵樓。嘉靖三十七年，所署燬於火（康熙間縣志作萬曆二十七年）。國朝康熙時重修，總兵官駐劄原在舊城，高聳臨江，極目東南，為備海要地。平臺後總兵陳龍

⁹ 引自陳炳容《金門城》自印 1998 年 3 月 p12

¹⁰ 清林焜燿《金門志》卷三〈規制志〉中華叢書委員會 1956 年 7 月出版 pp49-50

以所城稍圯，人煙稀少，移駐後浦。」¹⁰

有了如此的詳細記載，令吾人對金門城規模和興毀有清晰瞭解如下：

（一）城牆高度：

《泉州府志》載一丈七尺，《滄海紀遺》載含女兒牆

二丈五尺，兩者相差八尺。研判是初建一丈七尺，永樂十五年指揮谷祥增築三尺，成二丈，含女牆五尺，共高二丈五尺。

（二）月城之建：

月城指城門外，再增築半圓形的城牆，以增加城門一道防禦作用，又叫甕城。考之金門城原有西、南、北三月城，惟興建時間諸志書有出入，乾隆《泉州府志》載永樂十五年都指揮谷祥增建西、北二月城。《金門縣志》引《馬巷廳志》載：洪武二十年便已興建西、南、北三月城。研判以乾隆時之泉州府志所載較合實理。

（三）敵樓之建：

按樓門之上有月臺，月臺之外緣，築有几堞，為弓兵射望之所。月臺上建樓閣，目的在瞭望敵人故稱瞭敵樓。金門城到正統八年，增建四城門的瞭敵樓。

（四）窩舖之設：

窩舖為守城士兵住宿的房舍，俗稱營房或兵房，位於城門或砲台相鄰之處，俾與防禦作戰相配合。金門城有窩舖三十六個，即當時駐軍有三十六個營房。

（五）城濠之砌：

城濠指城牆外緣深溝，又叫濠溝。古代對城濠的稱呼與分類有二：濠溝中，有水者稱「城池」、無水者稱「城隍」，規模大者，俗稱護城河。志書載金門城外環以濠，深、廣一丈多，按明制折換今日公制，一丈約等於 3.2 公尺。

（六）金門城之兵額：

按明代衛所兵制的組織編制：「大率五千六百人為衛，千一百二十人

¹¹《明史》卷九十二兵二衛所國防研究院 1962p942

¹²清林焜燿《金門志》卷四〈兵防志〉中華叢書委員會 1956 年 7 月出版 p79

為千戶所，百十有二人為百戶所，所設總旗二，小旗十，大小聯比成軍。其兵有從征、有歸附、有謫發。」¹¹金門城格局為千戶所城，其駐守兵額，有「差操屯種旗軍，舊額一千五百三十名，萬曆時，存操海軍六百十八名，屯種軍七十四名（閩書）。……教場在所城北門外，營房八十六間，在所城內，軍器一千七百四十二件。」¹²所城駐軍驟速減少，與明王朝政治腐敗，軍紀不良，軍屯辛苦，屯兵遭受剝削虐待有直接關係，而導致大量逃亡。這也與金門明中葉倭患猖獗，未見有官軍剿倭平寇之舉。



圖 2-4-2-1 明江夏侯周德興建於金門城之文台寶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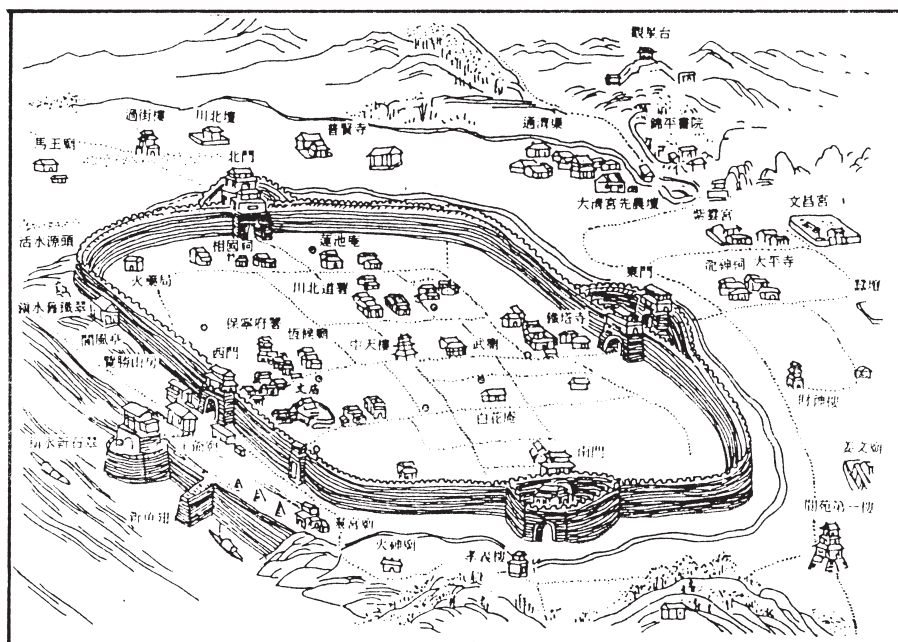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2-4-2-2 明代千戶所城（取自陳炳容《金門城》p.14）

第三節 俞大猷與金門

一、俞大猷生平事略

俞大猷，字志輔，又字遜堯，號虛江，晉江人。生于明孝宗弘治十六年（公元 1503 年），卒於神宗萬曆八年（公元 1580 年），享壽七十有八。俞氏自幼資質聰穎，十五歲進文秀才，二十歲承襲始祖俞敏之百戶世蔭，從此棄文習武，曾向趙建郁學習兵書，以易推衍兵法，跟從李良欽、趙本學習劍法，而具武略武術才藝。嘉靖十三年（公元 1534 年）鄉試中武舉人，翌年赴京會試中式，列武進士第五名，遂由百戶升泉州衛正千戶，派任金門城為守禦千戶。俞氏在金門五年，作風積極，公正嚴明，軍民有囂訟，則導以禮讓。不期年，軍民相安一體，內無奸細，海寇自無機可乘。在任期間，金門一帶海寇，震於俞氏治軍嚴明，而斂跡遠離，使閩南呈現「湖海清平」景象。俞氏嚴於治軍剿寇外，亦勤於政事，年荒飢饉，則發賑濟撫饑民；閒暇農隙，則飲耆老、延明師、與士大夫講學吟詩，磊落自豪，尤好接引後進，如邵應魁、林希元等均得力於俞氏的獎掖而登科為宦。俞氏在任所為，無一不為金門父老感念，其一生功業，可謂發跡於金門。後因與上司不合，蒙冤還家，金門士民相挺追隨不肯離去，表達金門士民對俞氏之忠勤愛戴。其後真相得白而復起，忠勤任事，剿平福建、廣東沿海倭寇及汀、漳、南贛盜賊，調任廣西、山西邊塞防盜捍患，綏靖盜賊，抵禦蒙古外患，安邊靖國，戰果輝煌。終其一生，兩度軍伍四十餘年，破倭剿寇，安邊靖國，勳績彪炳，為後世所景仰。譚論評俞氏，將之與戚繼光並稱「俞龍戚虎」。贊譽俞氏曰：「誠似霍子孟，任如諸葛亮，大似郭子儀，忠如文之山，毅似于肅愨，可以托六尺之孤，可以寄百里之命」¹³ 可謂推崇備至。

二、俞大猷在金門遺蹟

金門士人感念俞氏在金門時的辛勤任事，化解軍民糾紛，導民禮讓，淳

¹³ 引自卓克華〈虛江嘯臥摩崖刻石之歷史研究〉《金門縣二級古蹟虛江嘯臥碣群之調查研究》金門縣政府 1996.10 出版 p1

化風俗，肅清寇患，提拔鄉里後進，在他離職二十二年後，嘉靖四十二年（公元 1563 年）其門人楊宏舉接篆金門城所副千戶，為之築亭曰：「嘯臥亭」以其師有范文正公「先憂後樂」的襟懷，嘗於金城南磬山海濱之摩崖觀海嘯臥，乃於亭後題曰：「虛江嘯臥」以鳴師志。次年楊氏陞廣東慶州守備署都指揮，復參與金門城所官兵、耆紳為俞氏建生祠，藉表追懷感遇之恩，並請俞氏之同年進士許廷用撰文。該生祠，今已圯，碑文原存金門城舊關帝廟，復於「八二三砲戰」中受創斷裂，民國七十五年，金門社會教育館於金城鎮中正圖書館後建碑林，移之匯集陳列。八十六年該館遷至環島北路六十六號，碑林也於翌年，隨館遷立新址左側廣場旁。「虛江嘯臥」、「嘯臥亭」於民國七十八年經內政部評列臺閩地區二級古蹟，成為今日金門彌足珍貴之文化資產。



圖 2-4-3-1 金門城南盤山崖「虛江嘯臥」題刻



圖 2-4-3-2 金門城南盤山崖「虛江嘯臥」傍之題刻

第四節 明鄭時代戰事

一、鄭成功吳山會盟起義

當清軍南下浙閩，海盜出身的鄭芝龍，善於機變擴大自己的勢力。此時田莊遍佈閩粵，樓船五、六百艘，為保如此龐大財富，不惜與清朝暗通款曲，撤除仙霞嶺防務，致令唐王遇難。鄭成功聞悉父親有降清之意，極為憤慨，奮書直諫「從來父教子以忠，未聞教子以貳。」芝龍不聽，終致身繫成囚，家破人亡。成功與父絕裂，面對家仇國恨，悲慟激昂，毅然奮起抗清，首焚所著儒衣，告示天地「昔為孺子，今為孤臣。」與好友陳輝、洪旭、張進、施琅、施顯、陳霸等乘船抵金門，邀約同志，於隆武二年（公元1646年）十二月一日，假烈嶼的「吳山」¹⁴，締盟相約，誓言「反清復明」。吳山締盟後，鄭氏以「忠孝伯招討大將軍」¹⁵迅速在金門及閩南各地，謀集抗清志士和兵源，是時定國公鄭鴻逵率一部分親兵在金門，建國公鄭彩據有廈門，定遠侯鄭聯據浯洲嶼等鄭氏家族勢力、鄭芝龍舊部，和遠近勤王之士亦紛至來歸附。鄭成功即開府設將，各司其職，立儲賢館延攬四方之士，通商海外，謀籌財源，令軍隊餉需有著，更於鼓浪嶼設演武廳，教習樓船排演，海上操舟及陣勢作戰，軍聲大振。斯時金門士人，洪旭、林習山、周全斌……等都曾聞風響應，成為明鄭抗清的股肱，金門、廈門遂成為鄭成功經略閩海，北伐中原，東征台灣的根據地。自吳山結盟到永曆九年（公元1655年），有師七十二鎮，兵將約十七萬眾，成為東南海疆雄師。

二、鄭成功北伐抗清

唐王遇難，廣西巡撫瞿式耜聞悉，乃與兩廣總督丁楚魁共立桂王於肇慶，年號永曆。斯時東西遙隔，音訊難達，迄永曆二年（公元1648年）鄭

¹⁴ 吳山：今稱城仔頂，海拔高度約四十餘公尺，明洪武二十年（公元1347年）江夏侯周德興，建烈嶼巡檢司城，城周一百三十五丈，基廣一丈二尺，被毀於清初遷界，現遺址已被駐軍改為營舍。

¹⁵ 忠孝伯招討大將軍：唐王即位，隆武元年（公元1645年）大封功臣，鄭成功，受封忠孝伯，賜國姓，掌宗人府事。故以此名義號召天下義師來投。

成功始悉永曆繼立，即遣光祿寺卿陳士京，帶中書舍人江子燦、黃子高等，齋表西行抵行在¹⁶，上表恭奉正朔，永曆帝誥封成功為延平王。自此以後西南，東南相為呼應，箝制清軍南下西征。鄭成功自與桂王取得聯繫後即積極展開抗清復明大業，其策略如下：

一是以金、廈為基地擴大閩南腹地，以充裕糧餉，加強海外互市，以籌措財源。

二是配合桂王部將李定國¹⁷的戰略，共同謀會廣東，聯兵北伐。

三是海上誓師，攻取南京，控制江南，作為北伐大本營。

以上三大策略，第一項大致是做到了，浙閩粵沿海，均在其掌控之中。第二項鄭成功數次勤王南征，配合桂王屬下李定國東征，惜未能打通閩粵，聯結桂西，因而放棄。第三項是鄭成功夢寐以求之大業，而有北伐之大舉。自其開藩設府，即積極整訓將士，引進西洋火銃，研究戰術，組成「鐵面軍」八千人，全身披上鐵甲，只留兩目，手執斬馬腳大刀，列置陣前，對付滿洲八旗之鐵蹄精銳。水師五萬人，騎兵五萬人，步兵五萬人，又以二萬人來往策應，共甲士十七萬眾。頒布軍紀命令，嚴禁軍隊兵將有宰殺耕牛，詐欺擾民，姦淫擄掠之舉。同時要求全軍恪遵守令，嚴守軍紀，備足七個月糧食軍需，以勤王之師北伐，首圖光復南京，做為恢復大明基地。如此接二連三，明恥教戰，訓戒將士，練就一枝紀律嚴明的海上義師。

永曆十二年（公元 1658 年）五月十三日，鄭成功率師北伐，自廈門出發，舳艫連檣八十里，軍容壯盛，見者騰奮，惜天時不利，五月至八月多颱風，當時占候不如今日準確，故出發後不久，即遇風雨飄盪。成功意決而行，二十一日抵沙關（福建沙埕港）駐紮，六月初七日出發，先後攻下浙江平陽、瑞安兩地。十六日進攻溫州（永嘉），遇狂風暴雨，不克，收兵退至舟山整備。八月九日大軍出發，翌日師次羊山（江蘇金山縣東岸）卻遇海上颱風，狂風疾馳，雷電交加，怒濤洶湧，天海昏暗，對面莫辨，唯聞折衝裂擊巨響，與呼救哀號慘叫之聲，瞬間碎巨艦數十艘，漂沒士卒數千人，成功

¹⁶ 行在：皇帝巡幸所居之處。

¹⁷ 李定國原為明末民變首領張獻宗部將，當桂王敗走廣西時，得其救護而成西南抗清主力。

次子濬、三子浴、五子溫及義陽王，落海溺斃，傷亡慘重，軍需損失無數，部份兵士經此羊山之難心有餘悸，逃亡頗多，新附北將歸附動搖，成功立即撫恤死難，為之營葬嚴伸紀律，俾便整備，退師滄洲（舟山定海東三十里）後理舟楫。由於軍需糧食頓陷匱缺，乃集諸提鎮，勉曰：「官兵船隻破損，糧食不足，須溜入溫州屬各港，征船取糧，再圖進取。」¹⁸ 諸將依令而行。約經一個月的整備，九月初七開駕，初十師經象山取糧，知縣徐福率父老迎降犒軍。此後無颱風之擾，成功憑其嚴明軍紀，與熟練操演，所向披靡，浙江沿海諸縣不降即克。惟歷經羊山之難，軍需孔急成功採「就地整補」之策，令各守軍就地籌餉養兵造船製器以待後圖。

永曆十三年（公元 1659 年）鄭成功在浙東經略整補半年，元氣大致恢復，斯時清朝也急於肅清西南的反抗軍，分派三路大軍進攻雲南貴州，江南空虛，成功於五月初大軍由舟山出發，北向直驅長江口十八日到崇明新興沙移紮蘆竹洲，以崇明守軍有備，攻之師勞兵損，加以軍需有限，不如任之孤懸，以精銳西進，直取南京鞏固江南，則軍源餉糈有著，再分別收拾不難。斯時清軍聞悉分兵守要害沿江嚴加佈防，江面橫佈鐵鎖鍊，上繫各種障礙物稱為「滾江龍」橫江通佈，凡自上流而下船隻觸之即破，溯江而上者，亦不敢輕觸其鋒。兩岸又築木柵，柵中架砲，嚴陣以待。更有滿洲木浮營，用大杉木網釘成筏，內有兵士五百名，大砲四十門，火藥火銃不計其數，浮於江中，隨時迎擊進患。對鄭成功北伐之師，確構成相當的阻力，唯成功進取南京之意圖，志堅意決，於取得長江口等數據地後，即積極整備，即於六月誓師，祭告天地，太祖及崇禎、隆武三帝，大饗士卒，成功感懷賦詩：「黃葉古祠裏，秋風寒殿開；沉沉松柏老，暝暝鳥飛迴；碑碣空埋地，庭階盡雜苔；此間人少到，塵世轉堪哀。」¹⁹ 賦罷揮師，舳艫連江北上，抱必勝決心，以恢復大明江山，於戎馬倥傯進途中，口占一絕，題曰：「出師討滿夷自瓜州到金陵」，詩曰：「縞素臨江誓滅胡，雄師十萬氣吞吳；試看天塹投鞭渡，不信中原不姓朱。」²⁰

¹⁸ 引自郭堯齡《鄭成功與金門》金門文獻委員會 1970.06 再版 p39

¹⁹ 同上註 p.44

²⁰ 同上註 p.44

面對清軍嚴密防守，成功派敢死隊斬斷滾江龍，焚燒浮木營，清除江上阻礙，而後率軍登陸，此時守瓜州清軍有三萬多步騎，鄭氏部將周全斌率所部二千多人²¹登陸，清軍迎擊，時值大雨，清軍騎兵陷入泥淖，鄭軍赤足徒步，乘機擊殺，所向披靡，清軍大敗。鄭成功率大軍乘勝直搗瓜州，經過幾番激戰，終於攻克瓜州，打開進取南京的門戶。成功既得瓜州，集議諸將，一則鎮守瓜州，另則向北取鎮江，扼著清軍南下，並分兵入蕪湖，招撫來歸，底定江南，補充糧食軍需。斯時聞風相繼附者，計有太平、寧國、池州、徽州、廣德、無為、和州、滁州等四府三州二十四縣。江、楚、魯、豫之士聞風，亦多來投向願任驅使，東南大震。

鄭軍此時形勢大好，惟南京城固，復有兵重鎮守，採何種攻取方式，方利鄭軍此後的進展，考驗將領智慧，甘輝主張困圍政策「南都完固，不可聚攻；今據瓜州，則山東之師不下；守北固，則兩浙之絡不通；扼蕪湖，而江楚之援不至。且分兵鎮其屬縣，手足既斷，腹心自潰，此長策也。」如此南京陷入孤城，日久糧盡兵疲，將不戰而降，此策甚佳，唯鄭成功急於求成，認為相持日久，待清之援兵紛至，反自陷孤立，於是力排眾議，於七月通金各鎮，全力攻取南京。守南京的清軍此時陷於孤立，正待援軍，統領力守詐降，鄭軍亦因久攻不下，願接受其降，議未定而鄭軍鬆懈，此時清軍自崇明島攻鄭軍之背，各路援軍也紛至，守城清軍趁鄭軍鬆懈，為鄭成功慶生日時刻，趁夜突襲鄭營，士卒倉惶，未及披甲應戰，多被殲滅，死傷慘重，此後清兵各路蝟至，鄭軍一時大亂，成功見大勢已去，只好力戰拔營，退入江中，且戰且退，一場聲勢浩大，氣吞山河的北伐大軍，頓然煙消雲散，落敗而返，損失極為慘痛，名將甘輝、董延中、蕭拱柱、王起鳳等皆戰死。十月退返廈門，成功悲痛，哭甘輝而後入，建忠臣祠，祀甘輝及死難將士。

三、鄭成功光復台灣

台灣在宋元時稱琉球，明初稱東番，到明末始稱台灣。

其與我國關係，最早可溯自三國時代，東吳黃龍二年，曾派將浮海發現夷洲。但漢民族對台灣的拓殖，遲至明末始有顏思齊在笨港（今北港）等

²¹ 同上註 p.50

地，將閩南過盛的人口移往開發。顏思齊早死，由其同伙鄭芝龍接任，鄭氏初與明廷對抗，其後於明崇禎元年（公元 1628 年）接受招撫歸降，鄭氏藉此壯大其個人勢力與穩定台灣的開拓，使漢人日滋繁盛，成為台灣生產力的重心。

正當漢人大量移墾時候，西方人亦因新航路和新大陸的發現，而展開海權的爭奪。最早葡萄牙據有印度尼西亞、馬來半島等地，並於廣東借據澳門與中國互市；其後荷蘭擊敗葡萄牙據有印度尼西亞，成立「荷屬東印度公司」不斷派艦東來尋求通商，天啟四年（公元 1624 年）佔台灣，於一鯤建熱蘭遮城（Fort Zeelandia 俗稱紅毛城、赤嵌城或臺灣城），其後再於台窩灣對岸的台南建普羅文蒂亞城（Fort Providentia）作為荷蘭統治台灣政務機關的根基地。

鄭成功北伐歸來，環顧當時局勢，中土沈淪，一時難望光復，金、廈局處一隅，所受牽制太多。仍依何斌建議，東取台灣，做為長久反清復明的基地。何斌福建南安人，為荷蘭東印度公司通事兼華人長老，對台灣各地開發路途、沿海港路和荷蘭人防禦情形，十分了解，趁機攜帶台灣圖冊守備資料，向鄭成功獻策：

「臺灣沃野數千里，實霸王之區，若得此地，可以雄其國，使人耕種，以足其食。番受紅夷（荷蘭）凌辱，每欲反噬久矣。以公威臨之，則如使虎逐群羊也。且上至雞籠（基隆）、淡水，硝磺有焉。又橫絕大海，肆通外國，置船興販，桅航銅鐵不憂乏用。移諸鎮士兵眷口其間，十年生聚，十年教養，兵可強，進攻退守，真足與中國抗衡。」²²（圖 2-4-4-1）

鄭成功覽圖聽策後，十分欣慶喟嘆曰：「此亦海外之扶餘也。」蓋台灣本為其父鄭芝龍開闢之土，只因反清復明疲於征戰，疏於管理乃父遺業，竟然垂手拱讓荷蘭人，荷蘭人對台灣殖民政策，為榨取與掠奪，對漢人與土著肆虐役使，對自然資源則任意掠奪。對台用兵，人心向背隱然可知，唯荷蘭據台灣已有三十八年之久，城塞堅固，船堅砲利，兵器精良，東取台灣並非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但是鄭成功不顧一切困難，將軍政重心移駐金門，伐木造船，整軍籌糧。於永曆十五年（公元 1661 年）三月二十三日，從金門料羅

²² 引自郭堯齡《鄭成功與金門》金門文獻委員會 1970.06 再版 p6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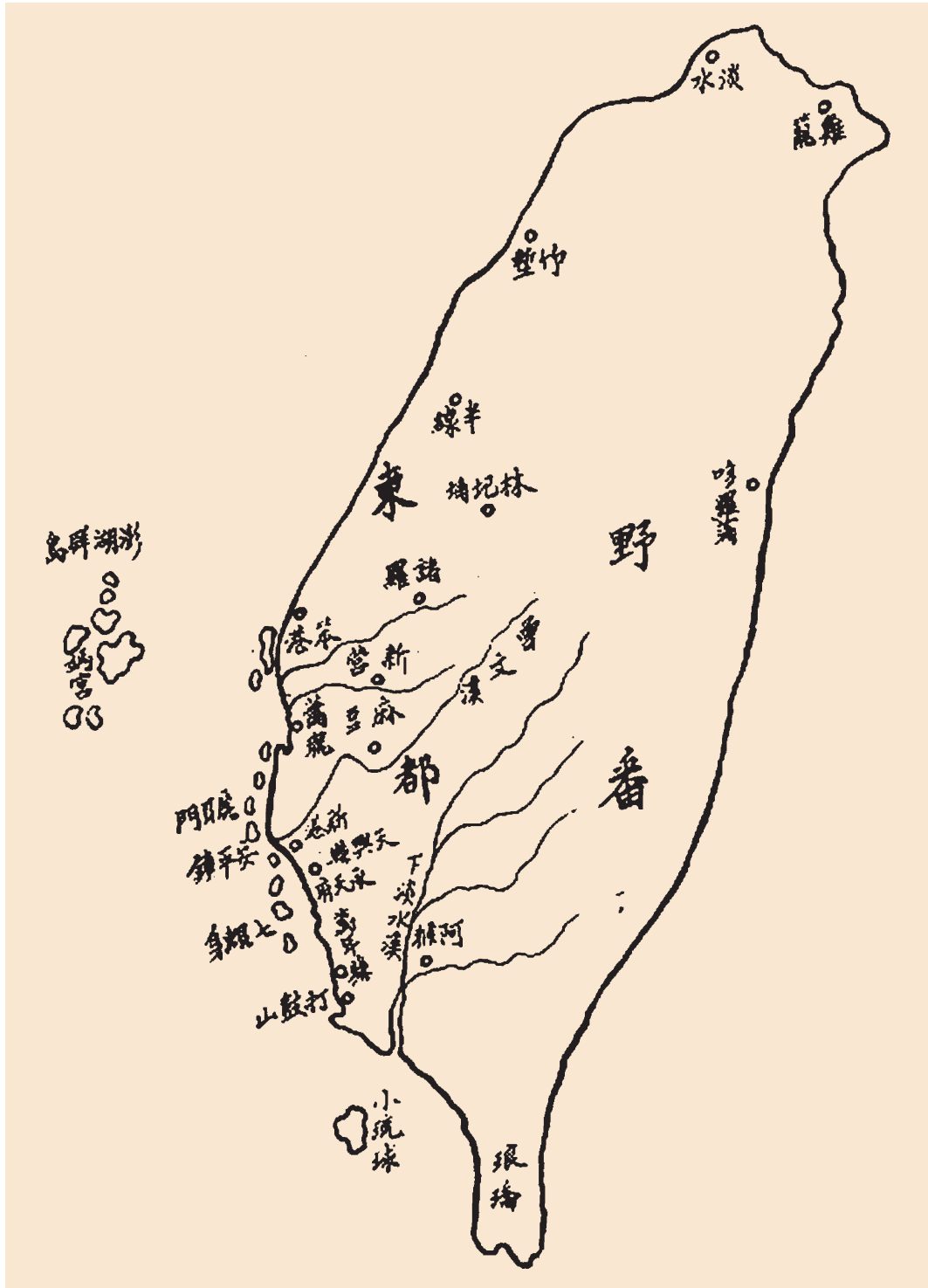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2-4-4-1 明鄭時代的台灣

(摘自郭堯齡《鄭成功與金門》金門文獻委員會 1970.06 再版 p74)



圖2-4-4-2 鄭荷兩軍交戰圖
 (摘自郭堯齡《鄭成功與金門》金門文獻委員會 1970.06 再版 p74)

灣，誓師發航東征，鄭成功親率大小戰艦四百餘艘，兵士二萬五千餘人，浩浩蕩蕩駛向台灣，以金門人周全斌為先鋒，統率戎旗兵七千多人，皆衣金甲矢駛前進，翌日即抵澎湖，遇強勁東北季風無法揚帆東駛，在澎湖遷延七日，差點斷糧，幸好鄭軍紀律嚴明，就地取材補給，疏解糧荒，穩定軍心，三十日，風雨稍息，天候轉佳，即發令啟航，果然似天助，經過一晝夜的航行，四月一日抵達台南（圖 2-4-4-2），斯時潮滿，鄭軍船艦在何斌的引領下，避開台江荷蘭城塞砲口，改繞道鹿耳門，出其不意攻其背後，一舉先拿下台江內陸的普羅文蒂亞城（Fort Providentia），取時與漢人與土著的響應，並使處於台江口的熱蘭遮城（Fort Zeelandia）頓成孤島，陷於孤立無援狀態。經過九個月的圍攻，荷蘭人終因彈盡援絕，死傷枕藉而獻城投降（圖 2-4-4-3），淪陷三十八年的台灣仍得重歸中國版圖。

南明抗清運動，鮮有成就，唯鄭成功光復台灣意義非凡，當歐洲人發現東來航路，挾著優越的航海技術和新式武器，使亞、非各地皆淪為殖民地時。唯獨鄭成功，能憑金門的海疆地位和金門的民風士氣，打敗了西方的荷蘭人。實為日後亞、非民族反抗西方白種殖民帝國統治，贏得勝利的先驅和榜樣。設若沒有鄭成功的光復，今日的台灣恐仍難逃異族統治的噩運。台灣居民的祖先，大多由金門及鄰近各縣移去。台灣的語言習俗，宗教信仰，風土民情也多源自金門和閩南一帶，如說「沒有金門，即沒有台灣」亦非過當，可見金門與台、澎關係的密切，不自今日始，金門與台、澎早已是命運共同體。



圖 2-4-4-3 台南市赤崁樓荷蘭人獻城投降塑像

第五節 清代海疆地位

一、清兵首次攻陷金門

鄭成功在征台的長年戰事煎熬下，終因身疲力竭，積勞成疾，於台灣光復的第二年（公元1662年）五月八日盍然而逝，年僅三十有九，英年早逝，壯志未酬，殊堪惋惜。清軍得曉鄭氏薨台，世子鄭經東渡入嗣，東都人心未定，清靖南王耿繼茂及李率泰派人持書招撫，鄭經請如朝鮮之例相待，未有結果。時守金門的鄭泰，索括民財，家貲百萬計，民受其虐不堪其苦，待鄭經自東都回廈門，得曉鄭泰與抗命部將軍黃昭，有書信來往勾結，鄭經一時大怒，設計誘殺鄭泰，泰弟鄭鳴駿、子鄭纘緒自後浦港率船五百餘號，精兵八千和文武數百重臣入泉州降清，鄭泰手下中軍楊來嘉等得悉鄭泰被執身死，亦逃往漳州降清，成功弟鄭襲，都督鄭賡、楊富、陳宗等，亦率官數百，兵數千降清。清兵正苦於水師不及鄭軍，一場內變，鄭軍大半水師一瞬之間，竟成清軍所有，明鄭經此內變，自毀長城，海上優勢遂落入清軍之手。

清康熙二年（公元1663年）十月靖南王耿繼茂、李率泰，會同荷蘭甲板船十六艘，夷兵數千人自泉州南下，分道會攻金廈兩島，一路以提督馬得功為統率，引小舟從同安出發，逕攻金門；另路以降將黃梧、施琅自海澄出發，進襲廈門。鄭經面對清軍進擊，也展開守禦佈署，令周全斌迎戰於金門西江海域，楊祥率船十艘往料羅灣接應，鄭經自統洪旭等出烈嶼觀敵。十九日遇馬得功於金門烏沙頭西江海域，率荷蘭甲板船十四艘，巍巨如山，泉州戰船三百餘艘，箕張而下。西江為內港，水淺礁多，不利艨艟巨艦行動，鄭軍名將周全斌熟暗海訊，以十三快船直衝之，往來奮戰，剽疾如馬，清兵望見而懼，披靡不敢前，馬得功雖然



圖2-4-5-1 清代統治金門首任總兵陳龍臘像

殿後，依然被周全斌所殺。清之南路軍由施浪與副都統王之鼎統率，自海澄西上順利攻克廈門，進逼金門，鄭經退往銅山（今東山島），周全斌頓陷清軍南北夾擊之中，終以後援不繼，孤軍寡不敵眾，被清軍收降，十二月金門淪陷，清軍入島，為防鄭軍捲土重來，施行海禁遷界，墮毀全部城寨，焚毀所有民屋，強逼居民遷入陸內三十里，將福建沿海空棄，不許片板入海。此種「鴛鴦式防禦」造成人民流離失所，生計無著，死難無數，不顧民命代價昂貴，成為金門史上一大災難。

二、鄭經復據金門

康熙十三年（公元 1674 年）靖南王耿精忠據閩反清，派人入台，與鄭經結援，五月鄭經自台灣出發，先向耿精忠借得泉州、漳州兩府為練兵基地，金門、廈門再為鄭經所據有，繼而先後盡有興、泉、漳、潮、韶、惠、汀、邵八府，聲勢可謂浩大。惟深入了解三藩叛清，屬降將利盡「兔死狗烹」的下場，缺乏義舉名號，民心難服，且三藩之間並無密切協調，只是相互利用，煽動反清，並無相互支助，同心協力以抗清。此時清朝統治已趨穩定，面對三藩之叛，只是割據稱雄，並無揮戈北上之力。鄭經草率回閩，與耿精忠並無軍事結盟，更談不上統一指揮系統。當清朝大軍入閩，耿精忠不敵，瞬即投降。鄭經所擁有八府，苦於常年兵災禍結，民心渙散，見精忠投降，人心惶惶，士無鬥志，不旋踵復為清軍奪回，只能退守金、廈兩島及沿海一些城寨。

三、金門入清版圖（圖 2-4-5-2）

康熙十八年（公元 1677 年），冬，清水軍提督萬正色大集舟師進攻金門，鄭經召集文武官船及洋船，以右武衛林陞，左虎衛江勝，樓船鎮朱天貴，配兵北禦清軍來犯。康熙十九年（公元 1678 年）正月，萬正色及總兵林賢、陳賢等，督水師戰船出閩安，巡撫吳興祚率兵援之。清水師一路南下，鄭軍林陞等退入崇武，萬正色佔海壇島，二月清水師攻崇武，鄭軍敗退至圍頭，得朱天貴之援方挫清水師之銳勢。此時東北季風大作，清水師船艦均入泉州港避風，復於沿海之濱放砲，阻鄭軍水師靠岸取水，林陞等不得已，乃退入金門料羅灣，尚保有船隻二百多艘。此後清軍水陸夾馳，連破鄭

軍沿海十九寨，思明（廈門）軍心動搖，民心惶恐，鄭經遂棄思明，回東寧台灣。清軍大集攻金門，鄭軍總兵吳國俊迎降，至斯金門為清所有。



圖 2-4-5-2 清代設金門鎮總兵署